

危难时刻显身手

——记见义勇为英雄、郑州市消防支队中原大队一中队班长徐军

本报记者 陈思文/图



徐军和战友们在抢险。

5月9日下午，郑州市中原消防大队院内有这样一幅场景：“恩人啊，寻找半个月，今天我终于找到你了！”来自安徽界首的徐凤芝紧紧握着一名消防战士的手，泪流满面……

4月20日凌晨6时许，界首市邢集乡董寨村头有这样一幅画面：“车掉河里啦，快来救人啊……”静静的芦苇河上，突然传来急促的呼救声。万分危急之时，只见一名身穿迷彩服的军人，从马路上猛冲过来，来不及脱去衣服，“扑通”一声跳入河中，扑向被臭水淹没的老人和孩子……

救出四人后他悄悄离开

原来，4月20日凌晨6时许，安徽省界首市邢集乡董寨村民徐汝亮，一大早开着农用三轮车，带儿媳、4岁的孙子和6岁的孙女赶早集，因躲避迎面飞速驶来的车辆，连人带车翻入路边10米宽、5米多深的光芦河中。

远离河岸三四米处，儿媳托举着两个惊慌失措、哭叫不止的孩子不停地挣扎，身体在不断下沉；徐汝亮则被车身死死压在水下，河水即将淹没头顶，求生的本能使他两手紧紧抓住车身，绝望地呼喊着：“救命啊……救命……”

万分危急之时，只见一名身穿迷彩服的军人，跳入河中，奋力向落水者靠近。“3米、2米、1米……”军人一把拉住即将被河水淹没的小女孩，将其举过头顶，急速向岸边游去。由于河底淤泥太深，军人艰难地挪动着身体，连续往返三趟才将两个孩子和徐汝亮儿媳救到岸边，交给村民。

此时的军人已经筋疲力尽，连呛了几口污水，但他未停息，再一次跳入河中，游向被车压着的老人。水中的徐汝亮时时浮，已神志不清。军人试着拉起老人，但老人的左腿被三轮车死死压住，无法动弹。军人试着推开车子，一次、两次、三次……都没能成功。

“孩子已经得救了，你也要挺住啊！”军人一边安慰老人，一边托着老人向岸上的人大喊：“快找绳子。”大约5分钟后，绳子拿来了。军人急忙将绳子绑到车上，把绳头扔给岸上的村民。20多名村民一起用力拉，军人在车后用力向上抬，车身终于被拉开。军人将老人右臂搭在右肩上，艰难地游离水区，缓缓地将老人抱到岸边。

连续往返四次将生命危在旦夕的一家四口老小全部营救上岸后，军人却悄悄地离开了……

“谁知道救人的军人是哪儿的？”被送往医院救治的徐汝亮清醒后第一句话就问。然而，在场的村民都不认识，虽然事发后曾有一位村民骑着自行车撵了几里地，也没能见到那位军人的影子。

“要是没有这位好心人出手相助，咱们这个家就完了。”徐汝亮“命令”子女：“咱就是砸锅卖铁、卖猪卖羊，也要找到救命恩人！”

安徽界首万人寻找无名英雄

从那一天起，徐汝亮发动家人、亲戚、朋友、邻居、村民，从事发地点起，在周围十里八村挨家挨户地寻找，询问有没有军人回家探亲。但见了至少10名军人，都一一排除了。

“救命恩人究竟在哪里？”徐汝亮自费印制了10000多份寻人启事，开始在方圆30公里的村口、交通要道张贴。

界首市武装部得知这一消息后，第一时间动员全市人民加入寻找“恩人”的行列。

视台、界首人民广播电台等媒体除对此事进行广泛宣传报道外，都以“救命恩人，你在哪里？”为题寻找这名见义勇为的军人。一场寻找无名英雄的行动在安徽大地迅速掀起。至5月8日，寻找“恩人”的行动整整持续了18天，但仍一无所获。

“你见到一位穿湿衣服的军人从这里经过？”8日下午，一直为寻找无名英雄而四处奔走的界首市电视台记者周伟，无意中无意中发现一条重要线索：一位起早钓鱼的老汉回忆说，当时看到一个穿迷彩服的军人在河边马路上晨练，他不像本镇人，可能是来走亲戚的。

于是周伟带领徐汝亮的家人和村民开始在镇上户一户地挨家询问了将近2个小时，终于在该镇北街找到“恩人”踪迹。一80多岁的老太太介绍说，“谷雨”前后，自己在河南郑州当消防兵的外孙来看她，呆了两天就走了。

“谷雨”前后，不就是4月20日吗？周伟掩饰不住内心的兴奋，立即与郑州市消防支队取得联系，确认救人者就是郑州市消防支队中原消防大队一中队一班班长、河南太康县小伙徐军。

“我一定得当面去答谢救命恩人。”十几天来一直为苦苦寻找恩人而愁眉不展的徐汝亮拖着伤病未愈的双腿，一瘸一拐收拾行装。在家人的极力劝说下，徐汝亮决定让女儿徐凤芝赴河南答谢救命恩人。

“谢谢你，谢谢你，要不是你，我们全家都完了……”5月9日，徐凤芝驱车千里，与安徽的几家媒体记者一起，终于见到了恩人徐军，满肚子的话却不知道从何处说起，只是手捧鲜花，两眼饱含热泪，不停地重复着这句话。

“俺家穷，也没啥报答你的，这是我们家凑的1000块钱，是全家人的心意，你收下吧！”

“大姐，心意我领了，但这钱我绝对不能收。作为一名消防战士，抢险救援是我的职责！”徐凤婉言谢绝了。徐凤芝说，父亲等伤好后，还会专程来看徐军。

消防战士赴界首探望被救者

徐凤芝临别前的一席话，让徐军挂念起远在安徽的徐汝亮。徐凤芝这次千里迢迢来队，徐军心里已经很过意不去，怎么能让老人再来呢，况且他现在伤势怎么样了？

为了让徐汝亮安心治病，了却他的这份心愿，徐军决定再赴安徽省界首市。

5月11日下午，徐军冒雨来到界首市邢集乡董寨村。听说救人不留姓名的英雄徐军要来了，董寨村村民纷纷涌向村头，在雨中等待英雄到来。

“你救了人后，咋跑恁快啊。”村民王彦超像见了多年未见的老朋友一样，握住徐军的手说：“当时天还很早，水很冷，水里都是垃圾，如果没有徐军，徐家一家四口怕是没命了。救人后，我问他是个哪个部队的，叫啥，他也不吭，后来就悄悄地走了，我骑车撵了有3里多地也没撵上。”

大家一个劲儿地夸奖，让这位21岁的小伙子感到很不自在，一个劲地说：“应该的，应该的，每一个军人都这么做的。”

徐军一边不停地安慰妻子、女儿都哭了。

徐军一边不停地安慰妻子、女儿都哭了。徐军一边不停地安慰妻子、女儿都哭了。徐军一边不停地安慰妻子、女儿都哭了。

北京大规模拆迁项目的居民票决实验

“这几天，电话都快给打爆了。”北京市酒仙桥街道办事处党委书记巴长瑞对记者说。因为目前酒仙桥街道办事处正忙活着进行一项北京城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单个拆迁项目，这是涉及酒仙桥地区5473户居民、两万多常住人口的房改带危改工程。除去响当当的“最大”的“头衔”，引得各家媒体蜂拥而至的，是这5473户居民手中的表决票。因为，“投票结果将决定酒仙桥危改进程”。

9日，投票结束，北京市公证处对投票结果进行了公证：总票数3711张，同意票2451张，不同意票1228张，无效票32张。



资料图片

“我们为什么投票”

酒仙桥地区危改是目前街道办事处最大的任务，巴长瑞说，办公室现在成了接待所，“每天要接待五六拨，几十口人。”

5000多户。“两万多人，每家每户访问是不可能的，工程太浩大了。”巴长瑞这样解释票决的初衷，就是想最广泛听取居民的意见。

5月，朝阳区建委、酒仙桥街道办事处和负责实施危改的北京电控阳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电控阳光公司）讨论决定在6月9日进行一次公开投票。投票人必须是房屋的承租人或产权人，投票时要携带身份证、房屋所有权证或承租证明。如委托他人代为投票，受托人必须携带授权委托书、双方身份证和委托人的房屋所有权证或承租证明。以上证件除承租证明外均需要原件。

据记者了解，酒仙桥共设6个投票点，根据不同区域做了6种不同颜色的“投票表决书”。投票过程持续12个小时，从6月9日9时到21时；每个投票点有两名公证人员和两名居民代表，同时还有两到4名工作人员在现场维持秩序。

表决结果将是决策依据

朝阳区建委谈及酒仙桥危改工程，称其是“市政府重点工程”，而“项目实施的拆迁模式也是正在探索的‘同步拆迁’模式，市、区建委都会加大协调、协助、支持力度。”

一定比例的人都签订协议后，所有人就得同时搬走，即“同步拆迁”。

陈军（化名）家住十街坊的18号楼。“我住得好好的，为什么要搬迁呢？”他想不通，自己的房子刚刚装修完，“舒坦得很，房子再住30年都没问题！”

“投票有什么意思？”

6月9日晚10时左右，酒仙桥地区依然热闹非凡，50多家媒体的记者围住了巴长瑞。“我现在敢确定的是，酒仙桥绝大多数居民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同意这次危改。”

在投票的3711户中，66%的人投了同意票。对电控阳光公司来说，66%是多还是少呢？一位在现场的副总表示，今天只是参与投票全过程，对票选结果还不便发表自己的意见。

今天，在投票表决书上，周女士画了表示同意的圆圈，但后面她又写了一句话：“我同意拆迁，但不同意《意见》。”

法学专家：拆迁应征求民意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胡锦光教授给出

了“全民公决”的特定含义。所谓全民公决，一般讲，是指一个国家或局部地区，在涉及到这个国家或地区的一些最重大的事务时，由具有选举权或者投票权的公民或者居民来投票作出决定。这是最高民意决定，也是最终决定，因为这一决定的“民意代表最广泛”。胡锦涛说，“基于全民公决的特殊意义，把这次酒仙桥地区危改工程中的投票说成是‘全民公决’，不妥当。”